

故事

还沐皇恩长揖定,侧听唱和感兹情

余世本,“攸北五子”之一的陈年旧事

连宵暑雨溢乡城,父母忧深控急行。
天遣人间生佛至,星移秋首熟禾清。
忘餐废寝为谁苦,破屋颓垣可渐营。
还沐皇恩长揖定,侧听唱和感兹情。

嘉庆己巳年五月攸邑遭洪示攸令蒋春岩
清 余世本

余世本,“攸北五子”之一的陈年旧事

攸县麻城包公庙,庙中有庙,殿中有殿。上百尊神像,集儒、释、道各教,互尊共荣。每年农历八月举行盛大庙会,来自两省三县的进香朝拜者络绎不绝,至今仍为地方盛事。

庙门前有“关节从来不到,黄河今日永

清”之对联,书法道劲有力,乃清乾隆年间攸县北乡望东市(今市上坪)著名才子余世本所撰,直至文革前夕,此联仍存。当然,本文无意追究这副对联是如何没的,余世本这位著名才子的生平轶事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

书香世家

余世本,字清征,号立斋,又号道生,清乾隆七年(公元1742年)生于攸北望东市(今市上坪)余家里一个书香世家,系南提塘拣选卫干总余涛之后。其父余麓泉号颀门,清副贡生,殫心经学,善书画、兼习音律,是邑中名宿。

有这样良好的家世门风,余世本自然不会辜负,从小承父庭训,后又兼师同里廪贡刘林青(字南村)先生,稽考经典,商榷史籍,四书五经无不融会贯通,同治版《攸县志》载其“博通经传,蔚然成章”,尤其是其书法造诣,得其父熏陶指点,笔力刚健又不失其婀娜之态,“王梅岭观察极推重

之”,前文所述麻城包公庙门前的对联即余世本所撰。

文章书法之外,余世本对音律之学也极为精通,乾隆六十年(公元1795年),其在宜章官署写成《诗经音训》一书,在当时的湖广语言音韵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;晚年归田后,又在今韵之学的基础上,研究音乐上的律吕、宫调与民乐,并根据僧佛道场诵经的腔调,为攸县寺庙庙会创作了祭祀朝拜的歌调,在此基础上,更是在道光五年(公元1825年)编纂了攸县第一部《寺庙醮歌歌谱》,集中收集了攸县流行的祭祀朝拜神歌。

攸北五子

尽管余世本才情过人,但科举之途却一直不畅,到了也只是小小一个拔贡生,有相关文献记载余世本中拔贡后被授州判一职,却有更多文献佐证出职之后的政绩,倒是资料说余世本历主玉潭、三江、玉溪书院讲席——且培养人才甚众,因其所居为“五云阁”,故学界中人尊称其为“五云先生”——想来,仕途之路,余世本走得也不大顺畅,不然,何以以州判的实职去就了教职呢?

这点其实可以在《湖南历代人名词典》的记载中找到端倪,“深究宋儒之学,笃于伦理。父母殁后,手绘其像,事之如生……”通俗点说就是余世本这人有点儿高标准、严要求,为人处世都奔着圣贤大儒去的,不自然就迂腐了些,而所处的时代又是历史上有名的陋规横行的清朝中后期,自然与周遭同僚格格不入,与其受尽煎熬地由州判起步一步步向仕途之路攀爬,还不如去书院里当个穷教书先生来得安逸。

当然,迂腐只是相对而言,若遇到声气相投之人,这迂腐便成了拉近彼此情谊的

真性情。所幸,在攸县一地,跟余世本声气相投的人不少,常往来者有刘林青(字南村,岁贡廪生,亦是余世本之师)、刘祖穆(乡试解元,有文名)、刘盼(贡生,亦有文名)和贺升平(邑中名医,县志有传)四人,讲经释义、吟诗作对地好不热闹,时号“攸北五子”。

吟诗作文之外,余世本对邑中公事也是颇为热心,同治版《攸县志》载其“修桥铺路、捐资不吝”,是本地寺庙仙庵的常年施主:乾隆四十四年(公元1779年)与贺升平重修麻城包公庙,并书写庙门对联“关节从来不到,黄河今日永清”;嘉庆二十一年(公元1816年)监修本里葛江王祠,并撰“福隆怀葛,主宰攸江”嵌名联;次年又与子余扩斋(字叙敦),贡生邓世本、乡绅邓世槐倡修北江渡桥,自己则与监生余彦甫捐资建碑亭,并亲撰碑文……

道光十年(公元1830年),余世本与世长辞,终年88岁。殁后葬市前村余家里龙形坳上,有墓志,其子余叙敦亲撰碑文。

(本版采写 记者 郭亮)

一位乡村基层官员的阅读故事和“野心”



▲彭运南想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阅读 受访者供图

1 少时渴望读书

只有坐在书前,彭运南才会显得自由自在。他甚至没有一个书房,在房间放个书桌,桌上摆满书,墙上贴几幅字迹,这是一个乡村老读书人的标配。

穷人更需要读书,这种思想几十年彭运南未变。他第一次买书是在1976年的11月,那时候他刚入初中,因为课本知识“短缺”,老师要学生多找些课外书来读,但是,去那里找呢?有同学提议:去镇上的书店买书,买回来互相交换着看。

彭运南花5角钱买了一本浩然的《西沙儿女》,没想到回家后遭到了母亲的训斥:“学校不是发了书吗?读好了那些书就可以了,还买什么书呀,不要钱呀?”

彭运南理解母亲的心情: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,买书实在是一种奢侈。其实,那5角钱不是父母给的,是外婆在他入学的时候给

的,他一直舍不得花,在口袋里整整揣了两个多月。

彭运南认为,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,带自己走出了贫穷的处境,扩大了自己的视野。1984年的秋天,彭运南参加大学自学考试,选的汉语言文学专业,几乎所有的辅导资料都是借阅的,好在基础知识还算扎实,每门课程一般突击复习一下就能通过,唯独古代文学课程,内容太多,他担心突击复习过不了,下决心要买到配套的辅导资料。

当时只有江西的莲花书店有售,彭运南便约了一个同事,骑自行车跑了50多公里,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本简易的《中国古代文学辅导读本》。这本书帮他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脉络,让他在浩繁的古文典籍中找到了突破口和知识点,后来考试也一次过关了。

2 组织村民读书

当在官场中难以谋求一官半职大展身手时,彭运南转为挖掘茶陵本土文化,并帮助更多的农村人读书

从事乡镇民政工作以后,彭运南时常要走访困难户,高陇白龙村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村民住在破旧的土坯房内。

村子如此的贫困,大多是因为懒惰与无知。2014年4月,彭运南到白龙村去走访困难户,村中一栋土坯房子里住着母子二人,母亲快70岁了,儿子四十多岁。瘦弱的母亲不善言辞,多年前丈夫就去世了,儿子外出打了几年工,一无所获。回家后甚至田地也不愿意种了,问他村里有个竹器加工厂可以做事为何不去做,他赚一千多元的工资太低。因为家里太穷,找对象更是没门了。

扶贫只能是暂时,唯有有了知识才能真正脱

3 保护乡土文化

贫苦家庭长大的彭运南,对这些弱者感同身受的关切。他说,“对于乡村中的陈旧观念及某些世俗的烙印,大多数人都是写文抨击,却少有文字加以温存地抚慰,并帮助他们改善。”

彭运南说,“如今在高陇镇,虽然读书的人还是不多,但是在街上已经可以看见读书的人了。”彭运南早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。儿子一岁半时,他断断续续参加自学考试,限于条件经常在半夜起来看书,儿子居然也会不声不响爬起来翻书。“我知道他什么也不懂,但我感觉他对书颇有兴趣。”

考试通过后,彭运南买回来十多本儿童书籍,多数是识字用书。妻子问:“孩子还这么小,你买这些书有什么用呀?”

彭运南回复说:“我小时候没条件买书,现在我要让他在书本中长大!”

高陇镇历史悠久,名人辈出,明代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,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的谭延闿祖居地都是高陇。

城镇化的进程让乡土文化渐行渐远,金钱与名利也在困扰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。乡村孩子受外界浮华吸引,不喜欢念书了,一些孩子早早就出去务工。

彭运南认为,古诗词可以沉淀孩子的躁心,就与几名协会的老师,在高陇的祖安中学开设了古诗词课,每个月还组织诗词竞赛,让孩子们重新对读书充满热爱。

近些年,一直喜好阅读小说的彭运南开始转读历史文化书籍,并研究茶陵本土文化,定期在《湘东文化》杂志上发布作品。在官场大展身手的抱负失意后,彭运南发现很多东西做起来也很有意义,“保护好乡土文化,让更多的乡村人参与阅读”。

(本版采写 记者 赵露)

荐书:回水滩

理由:北有《白鹿原》,南有《回水滩》。该书以小说的形式再现湘东茶陵近百年的风云历史,构思巧妙,文笔流畅,语言通俗。字里行间积淀着厚重深邃的思想内涵,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,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,绚丽多彩的乡土人情,还有神秘怪诞的传说,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欣赏性。